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六十四

宋姚鉉編

碑十六

釋四碑陰記附摠九首

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

張說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

李華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附劉禹錫

章敬寺百巖禪師碑

權德輿

漳州三平大師碑

王諷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

賈餗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

權德輿

無姓和尚碑

柳宗元

碑陰記

附

荊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

并序

張說

夫總四大者成乎身矣立萬始者主乎心矣身是虛

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  
名數入焉妙本乖言說出焉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  
道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授佛身誰其  
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  
李陳留尉氏人也心洞九漏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  
大耳應王伯之象合聖賢之度少為諸生遊問江表老  
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律儀說通訓詁音叅  
吳晉爛乎如襲孔翠玲然如振金玉既而獨鑒潛發多

聞旁施逮知天命之年自拔人間之世企聞蘄州有忍  
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惠  
可惠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  
承五光乃不遠遐阻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並懸會高  
悟與真乘同轍盡捐妄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是  
處有師而成即燃燈佛所無依而說是空王法門服勤  
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  
足引之並坐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繇王

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雄目之曰此正楞伽孤  
峯度門闌若蔭松藉草吾將老焉雲從龍風從虎大道  
出賢人觀岐陽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  
云多也後進得以拂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味道三千  
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則惠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  
其入也品均凡聖其到也行無前後趣定之前萬緣盡  
閑發慧之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遞為心要過此以往  
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觀

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  
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  
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處都邑婉其秘旨每  
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鵷鷺四布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  
故對默而心降時診飢投味故告約而義領一雨溥霑  
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應變無方者  
孰能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恩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  
曰度門尉氏先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軾問名鄉表德非

擬局厭喧輦長懷虛壑累乞還山既聽中駐久矣衰憊  
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  
日夜中顧命趺坐泊如化滅禪師武德八年乙酉受具  
於天宮至是年丙午復終於此寺蓋僧臘八十矣生於  
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三界火心  
四部冰背壞崩梁壤雷動雨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  
其喪也如執親焉詔使弔客侯王歸贈三月二日冊謚  
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闕塞緩及葬之



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  
至山龕仲秋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宿心太常  
卿鼓吹導引城門郎護監喪葬是日天子出龍門泣金  
櫓登高停蹕目盡迴輿自伊及江扶道哀候幡花百輦  
香雲千里維十月哉生魄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  
錢嚴飾賜逾百萬巨鍾是先帝所鑄羣經是後皇所錫  
金榜御題華幘內造塔寺尊重遠稱標絕初禪師形解  
東洛相見南荆白霧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玉樹則

雙林變色泗水逆流至人違代同符異感百日卒哭也  
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千人二祥練縞也咸就  
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迴菩薩乞施後宮寶衣盈箱珍  
價敵國親舉寵費侑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此日  
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痛慈舟之遽失  
恨涌塔之遲開石城之歎也不孤廬山之碑焉可作竊  
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  
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強名無跡以慰其心銘曰

額珠內隱匪指莫效心鏡外塵匪磨莫照海藏安靜風  
識牽樂不入度門孰探法要倬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  
密詣解卻名假誦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現於悟  
者無量善衆為父為師露清熱惱光射昏疑冀將住世  
萬壽無期奈何過隙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  
憶瞻仰退思付囑盡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敢告  
無學

潤州鶴林寺故徑山大師碑銘

并序

李華

道行無跡妙極無象謂體性空而本源清淨謂諸見滅而覺照圓明我天人師示第一義師無可說之法義為不二之門其定也風輪駐機其慧也日宮開照其用也春泉利物三者備體誰後誰先入無量而不動開法華而踴出湛分以有無觀聽而莫測寥分以遠近思惟而不窮智得皆空為真實際大悲恒寂遍撫羣迷月入百川之中佛市千花之上修而證者玄同妙有應而起者

旁作化身先大師適來此土化身歟適去他方補處歟  
不可得而知也自如來現滅四魔橫恣人天無怙寄命  
崩崖勝大敵者那羅延身消大毒者伽陀妙藥拔陷扶  
墜而生大師大師延陵馬氏諱玄素字道清崇高紹興  
於法外經緒不繫於人間慈母方娘厭患葷肉長至之  
日誕彌仁尊生有異祥乳育安靜既甌稽首父母求歸  
法門即日獲請出依精舍如意年中剃度隸江寧長壽  
寺既進具已戒光還照定水澄源鵝王之不受泥塵香

象之頓除羈鎖未之比也身長七尺體無凡骨眉毫際  
臉口若方丹目不顧睇聲侔扣玉入南牛頭山事威大  
師撞鍾大鳴入海同味迦葉以頭陀第一大師亦斗數  
塵勞聞一知十未嘗請益觀法無本觀心不生喻金剛  
之最堅比師子之無畏圓月照海高深盡明慧風吹雲  
宇宙皆淨威大師摩頂謂曰東南正法待汝興行命於  
別位開導來學於是騶虞馴擾表仁之至也衆禽獻果  
明化之均也按足有統百千人俱大師悉以菩薩呼之

教習大乘戒妄調伏自性還源無漸而可隨無頓而可入摩尼照物一切如之吾常默然無法可說或有信願雙極懇求心要於我渴仰施汝醍醐問禪定邪吾無修問智慧邪吾無得道惟心證不在言通懷帝釋輪終為世論自淨而已無求色聲既悟者小無微塵大無三界當悟者內珠雖隱猶作來因藥草萬殊根莖等潤貌和言寡飢至飽歸或有聞尊稱而遷善見色身而獨得我無爾念道溥慈圓食不問鹹酸口不言寒暑身同池水

飽蚊蚋之飢渴道離人我順衆生之往來貴賤寃親是  
法平等故饋甘味而不辭同於糗糒奉上服而不拒瘠  
於弊褐俾夫家有道侶府無爭人開元中本寺僧法密  
請至京口潤州刺史韋銑灑掃鶴林茲焉供養有屠者  
恣忍積骸如山聞大師尊名來仰真範忽自感悟懺悔  
求哀大師受之又白言和尚大悲當應我供大師納衣  
跣趺未嘗出戶公侯稽首不為動搖至是如其懇乞忻  
然降詣夫盜隱其罪虎慈其子仁與不仁皆同佛性不



生不滅無去無來今濁流一澄清水立現諸佛所度我  
亦度之天寶中揚州僧希玄密請至廣陵便風馳帆白  
光引棹楚人相慶佛日渡江梁宋齊魯傾都來會津塞  
途盈人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丘陵皆委於所在行無  
住捨禮部尚書李愷時為揚州牧齋心跪謁為衆唱首  
望慈月者誰不清涼傳百億明燈照四維上下塵沙之  
數皆趨佛乘二州以貪法之心移牒逾月均吾喜捨成  
汝堅牢無非道場還至本處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

日中夜坐滅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  
五年赴哀位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哭十  
里花雨四天香雲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  
日四衆等號捧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原像法也州伯  
邑宰執喪師之禮率申哀慕江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  
高松互偃湮樂之夕倚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  
祇慙慟天地晦冥及發引登原風雨如掃慈烏覆野靈  
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初達摩祖師傳法三世至

信大師信門人達者融大師居牛頭山得自然智慧大師就而證之且曰七佛教戒諸三昧門語有差別義無差別羣生根器各各不同惟最上乘攝而歸一涼風既至百寶皆成汝能揔持吾亦隨喜由是無上覺路分為此宗融大師講法則金蓮冬敷頃錫而靈泉湧溢東夷西域得神足者赴會聽焉融授巖大師巖授方大師方授持大師持授威大師凡七世矣真乘妙緣靈祥嘉應僉具傳錄布於人世門人法鏡吳中上首是也門人法

欽徑山長老是也觀音普門文殊佛性惟二菩薩重光  
道源門人法勵法海親奉微言感延霜露繕崇龕座開  
構軒楹時惟海公求報師訓廬孔氏之墓起淨明之塔  
世異人同泣然長慕僧端等陰旃檀樹皆得身香菩薩  
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澣故刑部尚書張均故江東採  
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故廣州都督梁昇卿故採訪使  
潤州刺史徐嶠故採訪使常州刺史劉同昇故潤州刺  
史韋昭理故給事中韓賞故御史中丞李丹故涇陽令

萬彜融禮部員外郎崔令欽道流人望莫盛於此弟子  
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  
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詣過去聖賢  
諸功德藏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況乎傳信其  
文曰

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見膏漬炷然光  
明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啟迪瘖瞽惟吾大師息言  
成教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由心寂道與人

隨杳然玄默湛入無餘性本無垢云何淨除身心宴寂  
大拯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如甘露正味瑠璃妙麗遍  
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  
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  
塔滔滔逝川恒沙劫壞智月常圓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劉禹錫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  
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為第一祖

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為東山宗  
能秀寂其後也一為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分  
慈氏之一支為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絜然貫珠大師  
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為儒博極羣書既而歎曰此  
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晁改逢掖  
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惠力感通故旱麓泉涌  
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中  
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

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付  
真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門  
而為天人師者皆脉分焉顯慶二年報身示滅道在後  
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座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其  
冥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  
校禮部尚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閏百為大備尚理信古  
儒玄交修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眩人者而千真實相  
深達焉嘗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啟因自我成



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經  
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藝誠違而山神  
來護願力既從衆心歸重造白龍像大會諸天聲香之  
蘊如見如聞即相生敬幽明同感尚書欲傳信于後遠  
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  
相何以視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中道者  
當知為而不有賢乎以不修為無為也

唐故章敬寺百巖禪師碑銘

并序

權德輿

禪宗長老百巖大師之師曰大寂禪師傳佛語心法始  
自達磨至于惠能能化行于南服流于天下大抵以五  
蘊九識十八界皆空猶鏡之明也雖萬象畢呈而光性  
無累心之虛也雖三際不住而覺觀湛然得於此者即  
凡成聖不然則一塵瞥起六入膠固循環回復於生死  
之中風濤火輪迷忘不息授受脗合大師得之一言宗  
通深入無礙師諱懷暉姓謝氏東晉流寓今為泉州人  
孩提秀發博究書術一旦慨然曰我之祖先今安在邪

四肢百體視聽動使孰使之然邪漼然雨泣改服緇褐志在楞伽行在曹溪得圓明清淨之本去妄想因緣之習百八句義照其身心離文字化無方所於是抵清涼下幽都登徂來入太行所至之邦蒙被法味止于太行百巖寺門人因以百巖號焉元和三年有詔徵至京師宴座于章敬寺每歲召入麟德殿講論後以疾固辭十年十二月恬然示滅其年六十其夏三十五弟子智朗志操等以明年正月起塔于灊陵原凡一燈所傳一

雨所潤入法界者不可勝書著法師資傳一編自難足  
山大迦葉而下至于能秀論次詳實或問心要者答曰  
心本清淨而無境者也非遺境以會心非去垢以取淨  
神妙獨立不與物俱能悟斯者不為習氣生死幻蘊之  
所累也故薦紳先生知道入理者多遊焉嘗試言之以  
中庸之自誠而明以盡萬物之性以大易之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則方袍裋衣其極致一也嚮使師與孔聖同  
時其顏生閔損之列歟釋尊在代其大惠網明之倫歟

至若從師受具之次第宰官大臣之尊信誕生入滅之感異今皆不書某三十年前常聞道於大寂聿來京下時款師言頃因哀傷似獲悟入則知煩惱不逮菩提雖聚散於此生期會歸於彼岸銘曰

西方之教南宗之妙與日並照百巖得之為代導師頗若琉璃結火燭性愛流溺正癡冥奔命即心是佛即色是空師之通分無去無來無縛無解師之化分揭茲靈塔丹素周布示塵劫分

漳州三平大師碑銘

并序

王諷

得菩提一乘嗣達磨正統誌其修證俾人知方則有大  
師法名義中俗姓楊氏為高陵人因父仕閩生於福唐  
縣年十四宋州律師玄用剃髮二十七具戒先修三摩  
鉢提後修奢摩他禪那大師幻悟法印不汨幻機日損  
薰結玄超冥觀先依百巖懷暉大師歷奉西堂百丈石  
碧後依大顛大師寶厯初到漳州州有三平山因艾蘿  
住持敞為招提學人不遠荒服請法者常有三百餘人

示以俗諦勉其如幻解脫示以真空顯非秘密度門虛  
往實歸皆悅義味知性無量於無量中以習氣所拘推  
為性分知智無異於無異中以隨生所繫推為業智以  
此演教證可知也大師一日疾背疽閉戶七日不通問  
洎出疽已潰矣無何門人以母喪聞又閉戶七日不食  
飲武宗皇帝簡併佛刹冠帶僧徒大師止於三平深巖  
至宣宗皇帝稍復佛法有巡禮僧常肇惟建等二十人  
刺史故太子鄭少師薰俾戴其事旬歲內寺宇一新因

舊額標曰開元於戲知物不終完成之以裨教知像不盡法約之以表微晦其用而不知其方本乎跡而不知其常咸通十三年十一月六日宴坐示滅享年九十二僧臘六十五諷自吏部侍郎以旁累謫守漳浦至止二日訪之但和容瞪目久而無言徵其意備得行止事實相見無間然也問曰周易經歷三聖皆合天旨神道注之者以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為稱以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為名達理者也經云隱而顯不言而喻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後之通儒有何疑也異日又訪之適有刑獄因語及師曰孝之至也無所不善有其跡乃匹夫之令節法之至也莫得而私一其政則國之彝典其於適道適權又如此言訖頷之不復更言今亡矣夫彊擬諸形容因為銘曰

觀跡知證語默明焉觀證知教權實形焉體用如一曷以言宣太素浩然吾師亦然觀其定容見其正性不閱外塵朗然內淨智圓則神理通則聖師能得之隨順無

競吾之行止師何以知得性之分識時之機達心大師  
邈不可追

揚州華林寺大悲禪師碑銘

并序

賈餗

有天地而萬物生焉形氣推遷行識相緣一受其形萬  
化而未始有極沙界塵劫驅迷走妄浩乎若汨諸巨海  
而無垠也俛乎若囚諸閻室而無曉也四蛇六賊攻其  
內熱燄焦芽寓其質而昧者舉世猶竊竊然以彊力敏  
智可大取所欲攘螳臂而戰蝸角其不勝也則憂悲恐

懼日以交馳曾未知夫牽於名而溺於惑者以形質之  
相雖天地秋毫細大殊耳其有限一也其必盡一也以  
壽觀天雖萬齡一瞬修促異耳其有限一也其必盡亦  
一也況大不及天地而遠不至萬齡者又惡足以擬議  
哉此西方之聖人所以懸覺照於無極也自大迦葉親  
承心印二十九世傳菩提達磨始來中土代襲為祖派  
別為宗故第六祖曹溪惠能始與荊州神秀分南北之  
號曹溪既沒其嗣法者神會懷讓又析為二宗初師子

比丘以遭罹大難恐異端之學起故傳袈裟以為信追  
曹溪凡十世而其間增上慢者徇名迷實至決性命以  
圖之故每授受之際如避仇敵及曹溪將老神會曰衣  
所以傳信也信苟在法衣何有焉他日請秘于師之塔  
廟以熄心競傳衣繇是遂絕師嗣法於神會大師者也  
上距大迦葉三十六代皆以真空妙有覺性佛心默傳  
密付印可懸解行之謂般若到之謂涅槃得之者變凡  
聖猶反掌失之者淪生死於浩劫不以心得不著佛求

知佛性之在我亦無我而可證洞然與虛空為體無起  
無滅包大千而不礙窮萬古而不老而神通自在顯晦  
無跡陶冶萬有未時生心然後為得也其教之大略如  
此師諱靈坦代宗皇帝錫號曰大悲姓武氏蓋則天太  
后之族孫也父宣官至洛陽令師生而神雋七歲舉童  
子及第年二十歷太子通事舍人逸羣高步脫落羈束  
雖在軒冕之中泊如也及隨父至洛陽聞荷澤寺有神  
會大師即決然蟬蛻萬緣誓覓心法父知其志不可奪

亦壯而許之凡操篲服勤於師之門庭者八九年而玄  
關秘鑰罔不洞解一旦密承屬付莫有知者後十五日  
而荷澤被遷於弋陽臨行謂門人曰吾大法弗墜矣遂  
東西南北夫亦何恒時天寶十二載也師既佩真珎遊  
無定所以為非博通不足以圓證故閱大藏於廬江浮  
查寺非廣問不足以具足故叅了義於上都忠禪師繇  
是名稱高遠天下瞻企將東吾道固請出關天子降錫  
名之詔以顯其德時大曆八年也既周流江表四十餘

載或山而栖或邑而遊鏡懸於空萬象俱納蚩蚩橫目  
所至成市癡愛貪欲榛荒心路以大無畏廓而闢之元  
和三年故丞相趙公之為揚州始虛州之華林精舍以  
邀止焉初師之東遊也以世道交喪其日固久將息言  
向晦與物相遺恍惚之間若有以傳燈之契來授者且  
印指於頭曰以是為信厥後每將演導則指跡如丹若  
乃制毒龍於金山柔猛虎於定山在江陰則神龜靈蛇  
之感現在江都則山鬼城神之惴伏皆顯仁藏用以示

慈力斯衆目之所覩故略不盡書而惑者以為怪迂之  
說不可為訓是未聞菩薩大士遊乎不思議鮮脫者無  
心於物而物自交應者乎住華林九年年一百有八歷  
僧夏八十有八以元和十一年秋九月八日返真於其  
寺明年建塔於州之西原門人遍於天下荷其教者惟  
上都西明寺全證證以自達摩以來皆有論議而師之  
樂石未刻謂余能盡知其道寶曆元年駐錫於毗陵持  
其教宗與師之行事願得文而建諸塔廟余因採其昭



昭可述者載於碑時丞相太原公揔戎淮南之三年也  
其銘曰

茫茫萬有分生死同纏業風振海分識浪滔天覺者云  
誰分有西方之大仙慈悲廣大分妙力無邊八萬度門  
分異派同源文字言說分罔非蹄筌惟心法皎皎分如  
月斯懸惟大迦葉分首得而傳代代繩繩兮燈不絕然  
近于荷澤分師又嗣焉法存形謝分諸祖其然門人思  
慕分塔彼西原將祈不朽分余可無言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銘

并序

權德輿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  
塔廟之所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游大師之藩俾文言  
而揭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為之本六波羅密以般若  
為之鍵非上德宿殖者惡乎至哉大師諱道一代居德  
陽生有異表幼無兒戲嶷如山立湛如川渟舌廣長以  
覆準足文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嘗以為九流

六學不足經慮局然理世之具豈資出世之方唯度門  
正覺為上智宅心之域耳初落髮於資中進具於巴西  
後聞衡嶽有讓禪師者傳教於曹溪六祖真心超詣是  
謂頻門跂履造請一言懸解始類顏子如愚以知十俄  
比淨名默然於不二以法惟無住化亦隨方嘗禪誦於  
撫之西裏山又南至于虔之龔公山攫搏者馴悍戾者  
仁瞻其儀相自用丕變刺史今河南尹裴公久於稟奉  
多所信嚮用此定惠發其明誠大厯中尚書路冀公之為

連帥也舟車旁午請居理所貞元元年成紀李公以侍  
極司憲臨長是邦勤護法之誠承最後之說大抵去三  
以就一捨權以趣實示不遷不染之性無差別次第之  
門嘗曰佛不遠人即心而證法無所攝觸境皆如豈在  
多岐以泥學者故夸父喫咄求之愈踈而金剛醍醐正  
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刃之破胃索甘露之  
洒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哉化緣既周跣  
坐報盡時貞元四年二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臘六十前

此以石門清曠之境為宴默終焉之地忽謂入室弟子  
曰吾至二月當還爾其識之及是委化如合符節當夾  
鍾發生之候協拘尸薪火之期緇素幼艾失聲望路潸  
洏流而法雨滂灑及山門而天香紛靄交感之際昧者  
不知沙門惠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  
廣崇泰惠雲等體服其勞心通其教以為吾師真性湛  
然與虛空俱唯是體魄化為舍利則西方之故事傳焉  
不可已也乃率籲其徒從茶毗之法珠圓玉絜煜燿盈

升建茲嚴事衆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成竭誠信故緩也德興往因稽首粗獲擊蒙雖飛鳥在空莫知近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茲銘表之亨敢拒衆多之請銘曰

達磨心法南為曹溪頓門巍巍振拔沈泥禪師弘之俾民不迷九江西部為一都會亦既戾止玄津橫霈慈哀攝護為大法礪五濁六觸翳然相蒙直心道場決之則通隨器受益各見其功真性無方妙道不竭顧茲夢幻

亦有生滅微言密用煥炳昭晰過去諸佛有修多羅心  
能悟之在一刹那何以真哀茲宰堵波

無姓和尚碑銘

并序

柳宗元

維某年月日嶽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  
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能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  
問焉而告曰吾姓性也其源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  
以系道本吾無姓邪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  
乎存吾有名邪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惠

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  
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具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  
吾宗族不大乎其若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金剛般  
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  
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  
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唯極  
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志願凡聽信者  
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



中徙居是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不越閭者五十祀和  
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  
南陽立山塋嶽州就受戒者曰道頴師居荊州弟子之  
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嶽戒法歲來侍師會  
其終遂以某月日葬於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  
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  
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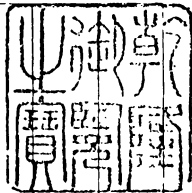
雲交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  
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堙淪爰授樂國參于化源師  
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  
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斁葬徙我師無忘真宅薦是昭  
銘刻茲玄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  
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强

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萼辨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以其隱地為道場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

弘農公自餘杭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  
余為碑既書其辭又假其陰以記



唐文粹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六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六十五

宋 姚鉉 編

碑十七

摠十首

釋六

復東林寺碑

崔黯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

舒元興

大雲寺禪院碑

李邕

宣州新興寺碑

盧肇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唐天下放生池碑

表并抵答附  
顏真卿

道四

唐茅山寶曆崇元聖祖院碑

賈餗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

蔣防

京師主德觀法主孟法師碑

岑文本

唐昇玄劉先生碑

馮宿



復東林寺碑銘

并序

崔黯

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  
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  
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弘  
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蠹於物失  
其道者迷其徒蠹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水  
之意也為國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蠹物之病則通矣  
唐有天下十四帝見其甚理而汰之而持事之臣不

以歸元返本以結人心其道甚樂幾為一致今天下取其益生人稍復其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奉例詔余時為刺史前訪此地松門千樹嵐光熏天蜩螗響湍鳴松有冷然可別愛而不翦利以時往時廢寺皆隸戶部頻牒所賣至是即喜而復之民物之困不可橫賦得舊僧正言問能復東林乎曰能即斷其髮佳而勉之又命言擇其徒得二十九以隸其下皆心生力完臂股相用言則隨才賦事分命告復所至響應下虔江之

木鳩食訪工陶土冶鐵匠成於心授規於手日而不筮  
雨而不屐爨餼煮湯優煖執藝若殿若廟若門之三若  
闕之左右為塔若講若食若客之館若庫為樓若厨激  
飛泉而注於鶯鋤之間若梁蛻於武若亭臨於白蓮若  
僧之房若闕之室若突踈勝若卻居幽奇可不尋雅不  
出位則為間三百一十三為架一千八百七十六為楹  
為梁為棟為桷為牖為闔為屋之事數為級墀為蓋瓦  
凡役工合六十五萬三百二十八緡緡端明嚴若有主

大中六年二月十四日言命以圖反其備錄訪余為其刻石之文且曰自遠公至今若干歲而傳法之地滅矣賴君復之君宜主書其事余則曰復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言公不詞余嘗觀晉史見惠遠之事及得其書其辯若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師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秀嶺北之山秀而不峻而廬山為山峻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墜天杭香藥靈鳥閑獸善烟嵐之中恍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

不能迴眸也且金陵六代代促時薄臣以功危主以疑  
慘潯陽為四方之中有江山之美惠遠豈非得計於此  
心視於時風邪然驚者搏羶襲者拘素前入不暇自歎  
者多則遠師固為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  
是山更名賜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為號者不可一  
二故寺以山山以遠三相挾而為天下具美矣今言師  
愍佛之法推遠之心修廢之勤任其事不宰其功讓功  
於義明義明曰余何能言之績也讓功於建省建省曰

其何能言之力也。讓功於鏡暘，以緡物元諫，以衆材清持，以播殖景仁，以化施皆曰：其何能言之方也。非言不顯，義非義不顯，言推與讓，至於是而不宏大，敏固始終一致者，未之有也。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萬竅怒號，羣波猛起，刑戮不加，仁義莫止。有得佛心，則滅諸熾慧，以性生性，以悟理山，增惠臺鑑，闢妄軌根深。則定葉茂，則死可用，理人不獨養已，峨峨匡峯，矯矯惠子。梁以崇山，津以江水，不騫不竭，吾道昌已上，復其道。

吾以塞詔惟師之言勤以克肖四五年來休功再紹推  
能與類類以言妙不曰良能孰臻此要山川不改舊物  
復新誠汝其徒誕將又淪

唐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

并序舒元興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賓而往來也臚者傳也傳  
異方之賓禮儀與其語言也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  
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竺乾之教  
蓋西土絕徼者也自漢氏夢有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

東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於  
吾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草焉至有思覲厥  
貌若眴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  
刻木扶土運毫合色而彊擬其形容構廈而貯之猶波  
之委於瀆瀆之注於溟晝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如是  
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  
能拘也其制度非臺門旅樹而能節也故十族之鄉百  
家之間必有浮圖為其粉黛國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



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秋神焉合天下三夷  
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  
能蹴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貝  
如山故文昌宮祠擘局而司之東西都命貴人分衢而  
使之商其略猶天文隸於河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  
別之乃隨事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祥而稱之者有取山  
川秀絕而號之者語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巖之作蓋山  
川秀絕之地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

命而升於文昌宮之春官藉考其地有重巖峽焉故命寺乞此名以大厯十三年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坎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者心存於金色人不待布金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肘於熊耳左腋於覆盆連岡伏其背深湖朝其嚮擁抱之勝盡在其土有僧曰謙曰諷手開榛蕪賣而立困竟遺其恨於後焉長慶三年春三月上座僧良鑒沙門罷有公識為其徒所

推乃執柄結構主廢興為已任寺以利堅沙門與都維  
那道援志力是俱物無橫議邑俗之倫以貨來資者如  
官司驅馬至明年春二月星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為  
殿者其間五扶上而為像者其形七帳之飾寶者如殿  
間焉乃鑿門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掛金草天神  
之宮東北有禪氏七代祖沙門棲心之室也凡二十四  
曲突而能庖築室而會食拓庭而寬植木而陰湖山叅  
差金碧相錯捨舟車而極其心相者宜化成焉嗚呼域

外之教而入於域中如此而大邪人謂沙門之無才吾不信也良鑒既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流之於異時乃買武昌石琢磨為碑自永興錄其狀訴授於余因撫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曰

重巖重巖無峽無友釋宮斯闡上矗星斗虹霓梁棟日月戶牖金相凝凝煙水奔走雷颺箭雨溟濛不朽礫然之石附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於後

大雲寺禪院碑銘

并序

李邕

天也地也攝生之謂玄造日也月也容光之謂神功然  
亭育之仁可幹終滅昭明之力未焯昏霾故熱惱積薪  
劫燒難爍驚波巨海沃焦自淵獨有導師空王禪那宴  
寂一念首安住之域加行證無為之階密教內修莊嚴  
外度雙引相應並照兩忘然後生無生淨名不去照無  
照了義能覺藝菩提之炬則枳棘滌除楫般若之航則  
橫流既濟湛四禮於中道超三有以上征精舍攸躋度  
門斯盛其此之謂矣粵有寺之艮背山之前臨有確師

禪房者武德八年邦守蕭公諱顗護法之所建也周目  
環郭澄心際海示既一味實無衆心夫憑其高宅其勝  
魯近俗諦或乘法流且水出於冰凡作於聖雖曰醜地  
猶是道場矧乃妙有孤標寶相靈變入我室觀我形者  
哉施及貞觀歲有等觀禪師繼前心承後問分之則別  
位二事合之則同列大空坐於斯竟於斯鳴戲四益風  
驅百為火滅棟宇崩落像設傾低先天中有慧藏禪師  
聞之斯行居而不住妙齡彊植勁節老成被甲律儀下

惟經藏方丈之室時歷十年簞瓢之食日常一食信為  
法本悟實如宗簡珠圓明紅蓮清淨剃髮結落亡境受  
除生起了於身緣覺被於物是以興補舊塔建置尊容  
彌陀當其陽菩薩侍其側四大海水慧眼啓明五須彌  
山毫相崇絕有若稽義撫實沿名討因都極樂之大郊  
壽無量之景命借如背者稱贊觀厥音聲克濟斯艱乃  
復於遠則有階地超越自在神通發弘願心得大勢用  
皆所以濡火宅朝劒輪投地者結業坐開入影者昔趣

以息粵若殫財竭力刻桷雕題積三四年模造化意寶殿蔚以雲構金山煥其日臨豈徒然哉夫壯麗者將以重威神儀形者將以攝歸止或離性解脫或見作隨緣藥草寓其根莖雲雷感其方類即說非說若通不通惟三獸之渡河庶一子之來學禪師以為默則絕教言則牽文苟心事於化人豈迹留於捨法會議斲石僉允圓功邕來守是邦偶聞滋事依僧依佛何日忘之在家出家惟其常矣頃者下檄湖海申明捕殺鱗羽咸若災疫



以寧救蟻雖尚於沙彌涸魚每憂於釋種祁寒則怨童子何知率三省於短懷寄一塵於寶地別駕弘農楊公守堅字越石本校鼎貴胄岳靈直道守公智印觀法司馬琅琊王公元勗字固禮高闡襲吉皇士令名資位升聞妙意融朗盛矣美矣左之右之時新羅通禪師五力上乘一門深入利行攝俗德水浮天贊而演成恭而有述其詞曰

覆燾之獎始生終滅昭回之明內昏外徹陰入不斷心

起難折靈海，慾深洪。鑪火熱，倬彼大師超然正覺三境。  
息想示法流，渥絕生死岸。破煩惱殼，度門光啓住地玄。  
邈傳燈三乘分座，一義象設儀形。莊嚴地位，有為不染。  
無相能離。苟曰法乘，莫非種智。古者豐石抗之高山，紀  
事標社。銘勲列班，廣茲妙有。運彼玄關，則百伊昔。粵吾  
無間。

重修宣州新興寺碑銘

并序

盧肇

至哉邃古已來天之永錫正命者其惟帝唐乎聖祖神

宗光啟土宇垂億萬祀克承休嘉莫不以禮樂先兆人  
以慈儉後天下仁居惠往營魄離者而其施猶存揭淺  
厲深心迹泯者而厥功亦在夫常善救人常善救物非  
至德誰能普行之故鬼神受祉黎元樂康寶祚延洪率  
由此道也於是表大覺為靈根與羣生共有叩真空而  
不壞惟聖者獨知非崇天金輪氏之教則焉得窮理盡  
性齊萬法於物我哉是以沉善惡闕澆妄之衆擢枝莖  
乎植性之囿常令學者崇飾精廬顯有堂室亦如庠序

郡國分理必付元臣將裨羣生罔不開悟且夫斯千秋  
秩止在周邦靈宮彤彤唯居魯國曷有列刹映乎霄顯  
飛甍麗乎陽光瞻彼玉臺儼然金地翬軒鷗眈岫聳雲  
攢徧于州都若斯之美歟若夫宣城新興寺者會昌四  
年既毀大中二年故相國太尉裴公之所立也公諱休  
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代濟文德洎公彌大擢進士甲科  
登直言制首未三十由拾遺遷殿內鴻名偉望迭處清  
雄入奉絲綸出省風俗拜春宮則齊驅驥騄視民部則

克阜生齒至於調入王府貨出水衡泊涉台司亦勞厥  
事凡三拜廉察五授節旄孫先生有愧知兵山巨源當  
慙視吏揆路既長乎百辟荆門復平乎水土公降由辛  
未歸以甲申為唐碩臣作佛大士光珉顯竹此不復書  
所至之邦必興修淨行大中二年拜宣城嘗與名緇會  
難有設疑以試公者曰三界虛妄羣生顛倒何有修行  
能解纏縛孰為智慧何化凡愚胡為乎公之區區徒自  
撓耳公曰嘻珠玉在櫝啓之則見其珍聖賢有門行之

則踐其闕分塗而往唯善惡焉善惡之殊如東西耳趣之不已則至其所至焉在乎推心於不染馭馬於無途如是三界信真實羣生非顛倒但學者不能窒慾壞貪遺名去和弗捨有漏而思往無為耳然捨之自我取不由人非用智惠解彼纏縛如此則了無一物以撓吾真也他日門人有謂公曰敢問三界之言未立人不知修行不見因果畏陰隲者不為之多介景福者不為之少理亂增損繫乎其時泊斯教也行乎諸華愚人畏罪損

其惡賢者望福增其善增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  
之不已亦至今宜無惡矣何昏迷暴虐無減於秦漢之  
前福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後歸之者殊塗輻湊立之  
者萬法雲興稽諸天不見其文求諸古莫有其法號為  
大聖作天人師是宜使吾人盡升覺路不宜使蚩蚩庶  
類由古迄今若斯之迷者也設使像法至今未行將盡  
墮惡道為鬼為蜮乎夫法未始有今而有之希聖之徒  
可存而知之也其由之之固庸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

昭肇啓法不濟備聖人繼出代天為工結繩畫卦質文  
滋改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氏之  
未為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龜無火兆物無火災  
必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無金星人無金用龜無  
金兆物無金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  
乎精芒主宰騰變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聖人也考精  
神之源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千羣生羣生受之而  
不知蓋猶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謂自己孰知其然也



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味武宗時毀寺而宣之新興故  
有崇基廣廈文甍雕甍鞠為土梗唯喬柯灌木森聳澗  
壑祥烟翠靄交覆巖麓耳及宣宗詔許立寺宣之四人  
相鼓以力請先立之于宣郭公獨不許遂命苾芻上首  
元敬謂之曰吾聞之新興寺大厯初有禪師巨偉南宗  
之上士也與北宗昭禪師論大慧網明實相際於此始  
作北山道場後有浩禪師作草堂於道場西北其傍有  
藻律師居之律師去世門人立塔院貞元中巨偉之門

人靈翹始請於太守合三院而為寺彼皆智慧傑出親  
啓山林今之立寺無以易此也議定郡東故有妙覺寺  
寺毀而杉檜多大十圍一旦有二龍鬪谷中拔大樹三  
十二視之皆殿宇之材也公歎曰將立寺而龍拔巨樹  
天其有意乎遂用之於是霜斤沐楹玉砂瑩礎上下其  
響音中桑林不葺年而雲攢四榮風搖寶鐸蟠拏六扇  
月照金鋪勝絕一源繚牆百雉繕修多羅為攝受置無  
盡藏為莊嚴竚僚幽邃輪奐博敞蓋江南之首出也初

奉詔繇僧三十人今具存者太半構殿立門有軒有廡  
則律師元敬法華道延首其事編經立藏不遺句偈則  
維摩從省禪門貞會著其功善集檀施備修房廊學于  
三時旁窺六義則金剛清越服其勤而法華遂言涅槃  
明則泊法林超愛皆以禪學為宗律師道隨宜春人幼  
植淨行得泥丸妙旨直以披文相質之事造余于新安  
余既許之道隨復言繼二十人者皆善修持能遺物累  
則有應玄友恭道幽仁寶懷貴從儉惟恭文昉師迴師

宗思靜常政艾暢弘暢契蒙景先法進惟勤志宏玄操  
與前輩又為二十人矣而太尉所立有殿內千佛有地  
藏院有上方石盃院又以俸錢入膏腴之墅為地藏香  
火定中之謀始于太尉太尉作之門人述之有作有述  
誰曰不然乃為銘曰

奕奕新興敬亭南麓鉅構崇基崢嶸嵒煜伊昔既廢神  
愁鬼毒洎將再策天人合福赭有連龍其怒則觸助作  
棟楹拔此巨木雨運風移勝川跨陸神怪戮力老幼同

心扶翼飛貨龍鱗布金揭立赫奕化成嶽崑玉礎方丈  
花臺百寺日明香剎雲生寶林太尉裴公聳其學者弘  
以戒光甘露披灑示厥有為取彼難捨必有精靈扶持  
大厦小儒刻石有慙史野永言歌之庶近飛雅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之碑

白居易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  
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

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上悟入  
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  
蓮花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  
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  
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  
般若波羅蜜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  
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  
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

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蜜經凡三千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祕藏盡矣是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丈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火水不能燒漂風日不能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吾長慶二年冬

作大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天願謀清海繼願志  
門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  
守足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設有人書貝  
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人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為墨  
剥膚為紙即壞即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如文石印蠟  
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  
來付囑之心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

并序

顏真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  
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之  
初乾鞞勞譙勵精為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克已而天下  
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於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  
通神明故得迴紇奚霫契丹大食盾蠻之屬扶服萬里  
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  
河南之師鳩礪五年推鋒而效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

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跼伏行就沸  
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  
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  
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誥誓所不  
及已厯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  
也而猶嫗煦萬類勤勞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  
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  
奉明詔布德音始於洋州之興道泊山南劔南黔中荆

南嶺南江西浙江諸道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  
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  
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  
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  
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  
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  
於終古豈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  
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

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  
窳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奚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  
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之一亦臣之  
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績緯武戡亂經  
文御歷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道冠  
巍巍感深號號邁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致誅思明辟  
易人道助順天道惡逆撲滅之期匪朝伊夕乘此寶祚

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粲然明白迴  
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流惠好生立辟率土之濱臨江  
是宅遂具生性庇爾鱗翮環海為池周天布澤致茲忠  
厚罔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沈受獲流水長者從稱往昔  
實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競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  
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忌敷錫真卿勒銘敢告凡百

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真卿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

於讚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史  
元琮中使張廷玉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帶鄆  
處各置放生池始於洋州興道迄于昇州江寧秦淮太  
平橋凡八十一所恩霑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於  
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  
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  
採石兼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好生之  
德因令微臣獲廣昔賢善頌之義遂絹寫一本附史元

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  
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擘窠大書一本隨表奏進庶  
以竭臣下悽悽之誠時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  
豈唯愚臣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  
石垂於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  
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恥  
之謹昧死以聞伏增戰越臣真卿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謹言

御書批答

勅朕以中孚及物亭育為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為池魚鼈咸若卿慎徽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于中予嘉乃意所請依奏

大唐寶曆崇元聖祖院碑銘

并序

賈餗

唐寶曆二年歲直丙午浙右連帥御史大夫贊皇公新



建聖祖院于大茅峰下崇元觀之前上直夫華陽洞之  
南門集羣仙之靈慶資聖壽於萬億本具經始實感周  
先生出應昌運為唐廣成薦瑞表祥式旌不朽於是恩  
錫院額號曰寶厯崇元聖祖院玄門之盛輝動巖谷時  
唐興二百有九載天子以神聖文武惟新景命德合乎  
五千文之玄訓明繼乎十二聖之丕業以清靜源理化  
以仁壽域生靈陶之以大和躋之於至順故自臨馭大  
寶則申詔百辟旁延萬邦推誠備禮徵訪至道寤寐攸

孜如恐不及夫明天子勤求于上必賢方伯感致於下  
君臣一德而道德可興乃其年秋七月公以天子之命  
齋戒虔懇果得周先生曰息元實元精之全德大道之  
宗師也先生葆真抱一涵光吹萬天下聆其風者久矣  
而遐襟曠跡冥寄希夷顯晦自我人莫能識夫玄珠非  
謬詬可索至道惟精誠是致故累聖之所不能起而一  
朝感契洪化蒸然來思且謂公曰昔廣成對理身之問  
鴻蒙啓心養之說二者皇王之大本也今某亦將以斯

道上報吾君公於是澄心清神思所以慶皇休而贊景  
福遂與先生圖議選置玄宇相彼形勝莫靈此峯昔梁  
朝福鄉太子置道館二具古壇廢井遺趾猶在乃鑿荒  
夷險鬱起層構散俸錢以資其費擇幹吏以董其役輦  
飛矢直不日而成像設崇嚴殿宇沈邃神仙儀衛左右  
森列并按舊史氏得仲尼問禮闕尹請著書之像咸備  
于前蓋將會通仙而肅百靈以永為國家齊醮之勝選  
也況三茅精氣二許馨烈古來得道於是者代有其人

考傳驗圖若可攀揖而繚垣之內有流泉嘉木滋飾幽  
潤地靈境秀觸類增益懋此成績與山無窮永惟聖祖  
育德乎太極之前顯靈於未形之表當是時也合散消  
息莫可名象明而為日月動而為風雷播育而不測運  
行而不殆君得之豕韋以挈天地臣得之傳說以相武  
丁吾何為哉道本一貫及夫神化挺生含章炳露象帝  
之光資我彊名將寄言以顯玄樞錫羨以興皇業猶龍  
既見萬物方覩是且夫垂休儲祉長發其祥億萬斯慶

集于寶厯此崇元新院所以得時而啓也初公以上方  
崇嚮道德計天下有道之士可以當是大選者惟周先  
生一人而已故其招致之忠盡訪求之精實則先生不  
得不出而公之誠節不得不伸既而聖情感愜萬國瞻  
賀其逢迎之優異禮貌之嚴顯自古尊師重道之盛無  
以加也則真宗玄極至道之精不得不洞契乎上心播  
宣於理術俾風流澤浸廣被八區嗚呼此先生所以出  
而不疑亦所以示天下之可不致如已者當吾君之至

理適吾道之可言千載一期起乃時耳矧公以濟代全才合乎休明樹風南藩績最天下前歲興建儒學而天降膏露顯于廟庭俗變風移遂至於道今之輝崇真館闡奉玄化上感睿旨下孚元元仁聲順氣流溢四境推是為政大而伸之則致君經國之用可見矣又況封部之內融汰之下徧識玄元之教俱為嶮嶠之人顧難乎哉餽謬列屬城獲詳事實又嘗以春秋屬詞為學故承命奮筆直而不文其銘曰

聖運光啓山川效靈黃帝為君起乃廣成崆峒至言今  
復行兮明明天子以道致理方伯虔誠先生戾至累聖  
莫致今茲起兮玄感既宣化流溥天公拜稽首天子萬  
年何以薦神御玄元兮閔宇崇崇聖祖尊容神而明之  
神應豐融華陽仙洞大茅峯兮金榜瑤壇仙術真官羽  
節凌風珠珮珊珊是醮是齋百福延兮名崇天錫境占  
地久下薦臣忠上資聖壽靈山萬歲績不朽兮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

并序

蔣防

冲先生名也清虛先生字也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東王國常侍先生官也靜福山先生家也於戲先生之名玉堂金簡之名矣先生之官詞林學府之官矣先生之家紅霞丹景之家矣至若鶴骨松貌泉渟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遙為師友矣以梁大通三年家此山光大二年去此山春秋九十七門人邑子無以知其蹤但徘徊黥壇泣對香火而已長慶末余自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得罪出守



臨汀尋改此郡聞先生至道登先生舊山捫蘿撥雲瞻  
仰不足稽首巖戶強為之銘曰

玄都丈人大道之師靜福先生從而學之仙書無文仙  
語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猛虎我榮長蛇我持放情  
逍遙今古為誰華表白鶴千年一歸不知先生此會何  
時瞻詔雲路人間後則

京師至德觀法王孟法師碑銘

并序

岑文本

觀夫太陽始旦指崦嵫其若馳巨川分流起激澣而不  
息是以至人無已先天地而御六氣列仙神化隘宇宙  
而遺萬物與夫齊魯措紳束名教於俄景漢魏豪傑徇  
榮利於窮途何異於蜉蝣生於崇朝爭長於龜鶴秋毫  
出於未兆計大於崑閬者哉若迺岱山龍駕傳神丹之  
秘訣秦都鳳祠流洞簫之妙響用能延顏年於昧谷振  
朽骨於玄廬白玉之簡祈西王而可值青雲之衣師東  
陵而易襲豈非度世之寶術登遐之妙道焉法師俗姓

孟氏諱靜素江夏安陸人也其先徙里成仁繼跡於孔  
墨反笋表德齊聲於魯閔是以貽則當世錫類後昆軒  
冕之盛既富於天爵賢明之質獨表於仙才固以軼仲  
弓之奕葉邁陽元之餘慶者矣法師稟兩儀之靈和體  
五常之休德崇蘭散馥掩蕭艾於芳春朗月揚輝蕩雲  
霧於清夜盈尺之寶出鄔郢而連城徑寸之珍入大梁  
而照乘豈惟楊號異才馳聲益部曹稱孝行播美上虞  
而已哉幼而慕道超然拔俗志在芝桂譬芻豢於糠粃

心繫烟霞方綺羅於桎梏既而初筭云畢迨古有興懿  
戚託繼世之援慈親割相離之情千金甫陳百兩將戒  
法師凌霜之操必守節於玄冬匪石之誠誓捐生於白  
刃素概難奪嘉禮遽寢乃脫屣通德之門絕景集靈之  
館虔修經戒長甘蔬菲漱元氣於亭午思輕舉於中夜  
若夫金簡玉字之餘論玄化道樞之妙旨三皇內文九  
鼎丹法莫不究其條貫猶登山而小魯踐其戶庭若披  
雲而見日允所謂天挺才明人宗模楷者已隋高祖文

皇帝聞風而悅徵赴京師亦既來儀居于至德之觀公  
卿虛已士女翹心於是高視神州廣開衆妙懸明鏡於  
講肆陳鴻鐘於靈增著錄之侶升堂者比迹問道之客  
及門者成羣雖列星之仰天津衆山之宗地軸未足以  
喻也我高祖以大聖締基功踰覆載皇上以欽明纂厯  
道冠犧農崇三清以緯民懷九仙而濟俗天地交泰中  
外和平法師維持科戒宏亘經典時闕夷險懷趙壁而  
無玷年殊盛衰鼓吳濤而不竭跡均有待心叶無為循

大小於天倪既齊椿菌忘壽夭於物化寧辨彭殤而靈  
氣有感仙骨夙著金液方授駕白龍而不反玉棺遽掩  
望青鳥之來翔以貞觀十二年七月十二日遺形而化  
春秋九十有七顏色如生舉體柔弱斯蓋仙經所謂尸  
解者也冕旒惜道門之梁壤搢紳悼人師之云亡固以  
恩侔撤樂悲踰輟相有勅賜以賻禮資給葬事亞加隆  
焉弟子陳光等義結在三名高入室對衣履而增絕瞻  
風雲而永慕思欲寄銘讚以叙思勒琬琰以紀德俾夫

成銀之室神變久而若存遺履之地靈蹟垂於不朽其  
詞曰

西秦簫響東陵聖迹霞舉玉京雲開金液飛廉先路句  
芒奉壁形表丹青聲流金石玄風誰纂光屬賢明翟衣  
絕志鶴御依情栖心大道投蹟長生三山可陟九轉友  
成靈化人間高翔羽服白蜺擁蓋青蚪夾轂丹竈留烟  
仙壇餘竹貽則終古永播蘭菊

大唐昇玄劉先生碑銘

并序

馮宿

維皇王能自得師以臻至理維道德克輔於代且非常  
名天啓聖唐運興我李於赫肇祖實非玄元高宗振其  
風於前明皇張其教於後十有三葉天子曰敬宗文武  
大聖廣孝皇帝宏清靜之旨以浸天下闡無為之宗以  
凝海內寶曆二祀秋八月甲子躬法服復內殿北面執  
弟子之禮受道於昇玄先生大矣哉斯所以貫三才籠  
八極澤及中外仁加動植播中和贊恭默昌聖緒垂帝  
則而已翌日下明詔加先生之號檢校光祿少卿自內



道場送歸于玄旨之觀居命兩街之緇黃前馬夾路以  
引以翼萬衆榮觀以為崆峒之請瑤池之宴曾莫我若  
先生姓劉氏諱從政生於河南維氏家世奉道彰于前  
朝而先生超然躋如角立秀出志學之歲辭親就師視  
冠冕若桎梏顧聲名猶涕唾夫其洞達懸解知來藏往  
體於虛而觀其妙守其樸而反於誠由是採氣于三清  
吸精于兩曜和光於萬有委蛻於重玄始事河內張君  
通玄次師中岳邢君歸一二君之傳授真筌秘訣色授

神與而上至于東晉楊君凡十四世其實若關鍵之固  
鉤鎖之密莫得而窺至是而悲歸我焉宜其當玄門之  
尊以師道自處先生棲于玉屋不啻一紀其後受請遷  
居都下又承詔至於京師化隨躬行名出心隱故傳法  
紫宸之後竟遂東還今上端穆清之居緬汾水之想將  
召舊德而咨要道吾師知之私於門人韓貞淮曰吾將  
解去先告之期蓋大和四年某月林鐘其日癸亥其春  
秋七十有八也嗚呼蘭薰膏明以自迫鶴駕霓旌而難

駐貞淮與東夏弟子若干人及關中弟子葉守中等若  
千人以為吾師之不可舉援者真氣粹容至如章施紀  
述追琢琰琬使將來鑽之仰之而不急宜在乎文憑文  
以導心因心以成志謂宿嘗奉几杖熟遊牆藩俾為銘  
而揭焉且慰夫浪霞通俗者之懷煌煌二都各樹其一  
其辭曰

內天外人葆和嗇神道之宗兮乘颶駕欵無象有物玄  
之功兮我后敬皇灼其耿光慕崆峒兮吾師昇玄法於

自然繫喬松兮洪惟武文懿此正真紹先風兮金闕玉  
堂靈符寶章闢中宮兮出自幽谷賓于黃屋翊九重兮  
開陽闔陰忘形守心沃宸聰兮出日入月騰凌滅沒靡  
不通兮脫俗遁代并包覆載皆可容兮控鶴轡龍倘佯  
高空躡前蹤兮捐巧棄智絜誠去偽順至公兮戴君奉  
親後已先人福乃鍾兮洛都應召京邑承詔隨西東兮  
泊然泉亭油然雲行恣所從兮從之在勤道將自親滋  
益恭兮為而不殆績用斯倍吉以逢兮法施經流通明

達幽播無窮兮功滿行圓解形默然示有終兮谷神不  
死蟬蛻而已何哀悵兮鳩血誠而圖石刻者伊貞淮與  
守中兮

唐文粹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六十六

宋 姚鉉 編

銘甲 摠一十首

名跡

塗山銘 柳宗元

仙掌銘 獨孤及

古函谷關銘

虎牢關銘

賈至

棧道銘

歐陽詹

仙都山銘

張鷟

磻谿銘

梁肅

胥山銘

盧元輔

天門山銘

李白

湏陽東嶺洞谷銘

元傑

塗山銘

并序

柳宗元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  
威懷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  
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髦期順承天厯自南河而受  
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  
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  
崇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紀乃  
朝王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  
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

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  
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  
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  
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  
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  
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臣莫敢違寧  
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  
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

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  
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  
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  
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  
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  
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  
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一憲度省方宣教化

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短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  
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遺骨專車克威克明疇敢以  
渝宣昭黎獻底定寰區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  
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作則

仙掌銘

并序

獨孤及

陰陽開闢元氣變化泄為百川凝為崇山山川之作與  
天地並疑有真宰而未知尸其功者有若巨靈顛肩攘  
臂其間左排首陽右拓太華絕地軸使中裂拆山脊為

兩道然後導河而東俾無有害留此巨跡于峯之巔後  
代揭厲於玄蹤者聆其風而駭之或謂談詭不經存而  
不議及以為學者惣其一域則惑於餘方曾不知創宇  
宙作萬象月而日之星而辰之使輪轉環遶箭馳風疾  
可駭於俗有甚於此者徒觀其陰隲無朕未嘗駭焉而  
巨靈持以有跡駭世世果惑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鍛  
鍊六氣作為萬形形有不遂其性氣有不達於物則造  
物者取元精之和合而散之財而成之如埏埴鑪錘之

為瓶為缶為鈎為棘規者矩者大者細者然則黃河華  
嶽之在六合猶陶冶之有瓶缶鈎棘也巨靈之作於自  
然蓋萬化之一工也天機冥動而聖功啓元精密感而  
外物應故有無跡之跡介于石焉可以見神行無方妙  
用不測彼管窺者方循跡而求之揣其所至於巨細之  
境則道斯遠矣夫以手執大象力持化權指撫太極蹴  
蹋顚氣立于無間行乎無窮則據長河如措杯擘太華  
若破塊不足駭也世人方以禹鑿龍門而導西河為神

祇可不謂大哀乎我我靈掌纖指如畫隱幃磅礴上揮  
太清遠而視之如欲捫青天而掬皓露攀扶桑而捧白  
日不去不來若飛若動非至神曷以生此唐興百三十  
有八載余尉于華陰華人以為紀崢嶸勒之眾頌嶧山  
銘燕然舊典也玄聖巨跡豈帝者巡省伐國之不若歟  
其古之闕文以俟知言歟仰之嘆之斐然珠石為志具  
詞曰

天作高山設險西方至精未分川壅而傷帝命巨靈經

啟地脉乃眷斯顧高掌遠跼若如剖竹騁若裂帛川開  
山破天動地坼黃河太華自此而闢神返虛極跡掛石  
壁跡豈我名神非我靈變化翕忽希夷杳冥道本不生  
化亦無形天何言哉山川以寧斷鼇補天世未覩焉夸  
娥愚公莫知其蹤屹彼靈掌懸諸龍從介二大都亭亭  
高聳霞施煙噴雲抱花捧百神依憑萬峯朝拱長於上  
古以閱羣動下視衆山蟬蛸蟻蠓彼邦人士永揖遺烈  
瞻之在前如揭日月三川有竭此掌不滅



古函谷關銘并序

王者建邦經野觀象立極於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故封略土宇守在關塞山川丘陵為之城池天作峭函  
俾屏京室崇山迴合連岡叢倚長河屈盤萬里來來崖  
奔嶺巖谷抱谿關崑崙起重險為秦東門截函夏於閭闕  
鑠天府於戶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形焉內擁六  
合之粵區故霸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戰國蜎起嬴氏  
建瓴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此關是時也開門

九國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有大寶遂吞中區洎江  
返秦壁天祐漢祚高皇帝提劍而起以遏亂畧斬白帝  
紕降王舉漢中平咸陽廓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  
取威定功此焉是保粵若詢事國牒聆風仙錄則真氣  
靈蹤起乎其中柱史一去流沙萬里留玉函於舊宅傳  
寶圖於本枝豈上帝乃眷興王是感不然何錫羨開國  
如此其大歲在大火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  
帶如故世道不留秦餘空山漢遺茂草恐復舟失於壑

岸化為谷萬載之後昧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  
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  
空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于以  
志之勒銘巖扃

虎牢關銘

并序

賈至

天地定位山川據其極王侯設險虎牢擁其要振之以  
五岳維嵩萃焉迫之以四瀆洪河突焉宜其咽喉九州

閩域中夏贊經綸之攻拒却攬槓之凌暴若乃金火代  
變山河分裂脇從力爭義散約解時漢祖守之以臨山  
東坐清三齊疆楚蹢躅而不進隋氏失馭中原版蕩封  
豕薦食龍戰玄黃時則太宗據之以拒河朔克擒醜夏  
偽鄭袒縛而請命於戲自周室微弱虎狼并吞盛衰千  
祀正閏更王而政和民安一統長久漢氏昭於前載我  
唐光於茲日其創業之王勘定功業咸在斯地意者天  
開險固為霸王之器乎聖作功業知宵冥之意乎不然

何玄期時事影響之若此也又聞諸鄭志曰制巖邑也  
號叔死焉而唐漢紹興得非山靈河神正直是輔乃知  
不獨恃險而顛沛者在於涼德歟天寶七載至自宋都  
西經洛陽歇鞍登茲懷古欽望鑒山河之壯麗想威靈  
而咫尺慨然有懷敢獻頌曰

邈矣維嵩峻極于天磅礴崔嵬北臨洪川嶽瀆會險蹙  
圻封泉寶開虎牢作固伊瀍維茲虎牢天設巨防攻在  
坤下拒在離旁昏恃以滅聖憑而王崢嶸豁呀孟門相

向伊昔漢祖戡秦統周勅敵相及此焉淹留終夷海春  
遂復洪溝乘釁而東奄有九州隋氏敗績黎人艱阻帝  
命太宗陳師鞠旅鐵騎傳傳雲旗容與擒夏克鄭在此  
一舉日月永清昆蟲得所歲在戊子西經登茲祇聖肅  
然憫云悽其號叔返道復隍惴師項氏烹苛莫能守之  
險易同途成敗異時德不在鼎王孫布詞三苗不循魏  
武怛怛逆失順獲古今同期申鑒勒銘庶警將來

棧道銘

并序

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仞  
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巉冥冥麋鹿無  
谿猿猱相望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心蜀雖  
有情五萬年間復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一其性物  
同所宜嗜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貿遷可親昵擘坼  
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清而成地實凝  
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上浮空隙有所不  
開迴闕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缺生乎其中西南有漏

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茲地地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  
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而必使通者也苟有可通  
而未通則賢代其上而通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  
踰山惟茲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粵有  
智慮以全玄造立巨衡而舉追氏緹懸纜以下梓人猿  
垂絕冥鳥傍危岑鑿積石以全力梁半空於未用斜根  
玉壘旁綴青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蹠堅勁膠  
固雲橫砥平揔庸蜀之通途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



步山川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嚮陽南之北之踵武湯  
湯躋我我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繇是贄幣以遙達人  
神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汙隆可王者王可  
公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無  
窮易剋代蠹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乎德  
為下昭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有孚其  
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構想夫往昔  
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知聖賢創物

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敢陳兩端之要  
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之所履踵武湯湯  
者荷古人之攸作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同設大象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聖  
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維南則蜀地缺  
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蜀火煙  
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鎖堅剡勁無蹊以道若川匪舟  
若陸非車緣危轉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功存亦由德項

佛劉怒旋見以踣墮落我營自顛而植地非草勢材不  
易林踣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不恒勿謂斯道可  
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可無而有創之之意  
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  
同我思

仙都山銘

張鷟

仙都有山山出萬山直上千尋入煙霞深圓如笋抽高  
突雲陰標表下國權輿象帝日歟月歟萬有千歲東西

大鎮川澤四衛造化無言莫知徃制晴嵐依依宿霧洞  
開髣髴有象神仙下來顥氣氤氲靈鳥環迴永殊塵雜  
不鼓纖埃絕頂霄嶠澄湖在上人罕戾止孰闕其狀日  
燭雲披風飄液飛如雨雨空微灑霑衣谷來松音潭影  
曙暉徃徃鶴唳不知所歸唐垂百年玄宗體元響應萬  
歲聲聞上天帝祚明德祠堂在焉永懷軒后功成此地  
丹竈猶存龍昇萬里事列方誌道高青史無復仙容空  
流谿水百越之內此山為大恍若壺中疑生象外直而

不倚高而不殆古往今來獨立滄海

磻溪銘

并序

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  
也在昔堯舜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  
尹草萊驚而天下平者六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戎衣而  
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五行四時佐天生物  
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之變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  
功於戲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  
歟于後伯陽不顯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  
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蟠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  
其時作磻谿銘曰

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殷道絕粵  
有尚父爰宅于幽盤桓草莽天地闔闢陰陽運行明極  
而昏昏極而明遇主水濱謨泰八紘收野桓桓一麾而

平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時而彰獨夫昏迷  
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無體大人無  
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磻溪今古茫茫

胥山銘

并序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  
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犀靈下  
慙蒸人乃啟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  
置明資父事君罔有不舉寢廟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

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屍  
禱水星之舍將瞰鵠草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  
漢史遷曰哥山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為孝記曰父  
讎不與共戴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  
枕于宗鄭絕楚出疆在平為未宦臣在奢為既壯子坎  
擯伏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啓  
土著以話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為大義孔子  
立為大經子胥修為大仇騷人賦為大怨咸令在上悞



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  
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内越祀又顛太伯廟血將乾  
闔閭劍光且失公朝則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  
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於齊矣蟹稻已奪於歲  
矣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鳩夷盛屍投于水濱憤怩鼓怒  
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鷗羣飛陽侯夾  
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于吳淝于越夕于楚乃退於  
是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逐之茄簫和之百城聚觀大

耀威靈卷沙墨裂地仄截若岸圻成坑迎潮氏格之如  
呂梁丈人為靈戈威矛歟浪百重渚塞不先跳牆揭舡  
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莽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脂有  
鹹有腥遙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鷄林扶桑交臂于卯階  
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魏罇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  
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  
人觀斗氣銘曰

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為人為父十死一生矯矯伍負執

弓挾矢杖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  
子妻殲鉏直士赫赫王閭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  
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赭瞻昭乃烏後王嗣立  
執書不泣顛越言潤宰嚭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  
則切諫抉眼不入投于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  
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  
祀不讓瀆齊帝帝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天門山銘

李白

梁山博望關局楚濱夾據洪流實為吳津兩坐錯落如  
鯨張鱗惟海有若惟川有神牛渚怪物且圍車輪光射  
島嶼氣凌星辰卷沙揚濤溺馬殺人國泰呈瑞時訛返  
珍開則九江納錫閉則五岳飛塵天險之地無德匪親

湏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

并序

元 傑

陰陽精氣結為山嶽者則為勝為異為奧為閔故萬嶺  
交峙而嵩華辨其方羣岳敷靈而瀛壺拔其類是知仙  
居靈宅其必有黨乎鳴弦之北趾果業之東阜高不百

仞廣纔千畝層巖石室幽谷靈洞殊境異觀秀絕奇偉  
雖瀑流之下鑪峯懸磴之躋丹嶠路遠莫覲余不知其  
倫擬焉按寺記云昔有方士于是山鍊金變形羽服登  
仙故石座丹竈至今存焉觀其東嶺削成石瑩如玉岡  
巒峭竦巖壁重複捫藟而昇如造雲根縹眇嬋娟似霞  
衣可攀真氣勝而塵累捐五蓋破而清機閑蕩然放懷  
如羽翼之已生赤城之可接噫境變志遷若符契之協  
從也下臨長川澄波吐瀾煙霞夕收飛鳥不喧杳渺逶

迤流注無間西直巨壑連嶂如屏林靄朝翠巖光晝清  
篠簜藏輝杉松下冥虛廓寂寥涵風有聲緣嶺未絕劃  
開洞門黛容崢嶸詭狀輪囷疑伏龍怪鎮含煙雲又有  
古木倒傍絕壁盤根網結掛絡空碧崩崖傍傾猿逕下  
仄羽人幽會此焉瑶席搏翠壁而直上軋崎嶇於紫氛  
雙巖屹以中斷奔屏蹙而成室涵孕精爽澄凝氣源信  
列仙之攸居豈塵俗之所止哉嗚呼鶴駕一去鳳蕭響  
絕荆榛蔽路危磴敗滅跡留人境而舉世莫知地聯精

刹而羣遊莫至吁可怪乎其晦藏也元和丙申歲秋八月余以膠曷之困寓居精舍再從兄昭肅時假茲邑政便於人務簡多暇與當寺僧知捷日探道源捷亦好古饗奇之士也因語故實緬思羽客之玄風以為靈跡神蹤精誠必復乃操刃持畚履險通幽梯絕棧而歷巉巖排蒙籠而登杳靄時更不稔而神居秘躅粲然皆睹嗟乎芝田玄圃豈遠乎哉天之與人氣通則合客有顧咨而諭予者或應之曰天之運否泰相濟故善利稱德有

下民昏墊人之道行藏有數故棘津蓬累時惟鷹揚靈物必通道在斯著不然何荒阻千祀敦焉而興歟乃為

銘曰

鑿石通道兮援木枝仰攀洞口兮踐歌危奔龍伏虎兮  
勢狀竒林攢峯倚兮蟠雲螭下臨陰谷兮神以慄欺巖巖  
兮洞無極老松蕭瑟兮生遠風興雲霏霏兮煙霧黑懸  
巖排空兮色噴黛堅根網絡兮層霄外披霓解帶兮羽  
翼生下眺遙江兮入青霤世道紛綸兮何足謂朝為榮



華兮夕顯願不如幽谷兮閔仙經異接浮丘兮慙煙轡  
我窺丹竈兮坐山腹衆峯參差兮隱雲族鑿仙嶺兮望  
瑤臺朝霞照海兮錦綺開信赤松之所昇降王喬之所  
往來道或用晦兮靈物斯潛殷道未昌兮說築傳巖紛  
予感此兮勒銘雲根山既不朽兮與名長存



唐文粹卷六十六